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九下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儒林列傳第六十丸下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為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

高詡傳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

般音卜滿反

曾祖父嘉以魯詩授

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為光祿大

夫詡以父任為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

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

詡徵為郎除符離長

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

去官後徵為博

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

賜錢及冢田

包咸傳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

曲阿今潤州縣

少為諸生受業長

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

姓右師

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

鄉里於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

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

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

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

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

讜遂遣子師

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

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
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
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
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
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
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傳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

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為郡吏舉明
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
人永平初為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
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
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
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
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
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為上黨太守徵拜騎都

尉卒於官

伏恭傳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為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為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

為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
為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
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五
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
以恭為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
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傳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

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

少習齊詩遊

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為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傳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

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薛漢傳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永平中為

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犍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傳

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為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為公車令數月

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劉

作詩題約義通案文題下當有脫字蓋合云文約義通也

召馴傳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為少府

前書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人親愛號曰召父父建武中為卷令

卷縣屬滎陽郡卷音

丘園反倣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

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

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

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為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為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傳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

中博士

上音時掌反下同

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

漢官儀曰博士

限年五十以上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

漢官儀曰北宮衛士

令一人秩
六百石

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

戚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繡

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

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

忠愈善之拜什邡令

今益州什邡縣也音十方

寬惠為政勸課掾史

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

右署上司

或貢

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

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

時人畏其節後為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傳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

曄耻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

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詣

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

制服撫卒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

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

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

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衛宏傳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

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

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箋薦

也薦成毛義也張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為北海相玄是郡人故以為敬云

前書魯高堂生

高堂生名隆

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

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

德字近君聖字次君普字孝公

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

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

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大

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事在褒傳

董鈞傳

董鈞字文伯捷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

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

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官儀曰今廩犧令一人秩

六百石

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

言政事永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

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禮儀

識及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和中故事北五郊于洛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

及宗廟禮樂

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累遷
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
年七十餘卒於家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
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
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
九篇通為三禮焉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
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

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

前書彭祖字公

子安樂字公孫安樂即睦孟姊子也

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

博士梁太傅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

丁恭傳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

東緡今兗州金鄉縣

習公羊嚴氏春

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

為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

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

宮長水校尉樊豐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
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
官

周澤傳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
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
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黿池令奉公剋已矜恤孤
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

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

廖音力
弔反

坐貪穢

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臧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
勲孫堪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
咸自勉勵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
白貞正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
行王莽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
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建
武中仕郡縣公正廉絜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

為長吏所在有迹為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為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史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為左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為侍御史再遷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以病乞身為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為太常清絜循行盡敬宗廟常卧病

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
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
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為三老五

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傳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

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

重

復音複重音直容反

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

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傳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敎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

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

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字復耻之字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傳

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常視家事講授嘗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傳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聞其高名

遣使齎王帛請以為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為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為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為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三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

程曾傳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

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傳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顏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

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蒙矣

遭逢也

遂請上堂難問極

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

○劉攽曰案前後叙說無宣氏學蓋下有宣氏因誤宣氏長此兩字也

光

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傳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

漆縣今幽州辛平縣

少習公羊春秋沈

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
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
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
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
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難也音
之舌反而多引
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
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
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

最為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

建初八年順陽侯馬廖子豫為步兵校尉

坐投書怨謗豫免廖歸國見馬援傳

育坐為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

中卒於官

何休傳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

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

父豹少府

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

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

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

作春秋公羊解詁

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
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

宣此義不出於
已此言為允也

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

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

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

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

言公羊之義
不可攻如墨

翟之守
城也

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

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

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傳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為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傳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

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

博學多通

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謝該傳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

魏略曰詳字文載少

好學聞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杜畿為太守署詳

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編又不熟悉
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
譬引類至忘寢食也○劉攽曰注徵拜
博士十餘人案文須更有博士二字仕為公車司馬

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

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

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

陸賈為大中大夫時前說稱詩書著書十二篇每奏

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叔孫通為高祖制禮儀並見前書

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

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

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危運三年乃謹

史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謹時

靈帝崩後獻帝居諒闇初釋服也

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

尚父太公也毛詩曰維師

尚父時惟鷹揚又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鵠彼飛隼翰飛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為將也涖臨也鵠急疾之貌

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敵

王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橐弓卧

鼓之次

毛詩曰載橐弓矢橐所以盛弓言今太平橐弓卧鼓不用征伐故須賢人也

宜得名

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

曾參史魚

兼商偃之文學

卜商言偃也論語曰文學子游子夏

博通羣藝周覽

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

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

史記曰吳伐越檠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

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僂之其節專車此為大也**隼集陳庭**

史記曰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楷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

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楷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

而封諸陳試求**黃熊入寢**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之故府果得之**黃熊入寢**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

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也邪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羽泉實為夏郊三代

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亥有二首**左傳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祀

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

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二年

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人為身如算之六也

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

闕之前

前書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稱衛太子丞相御史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

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軌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也○劉攽

夏侯勝辯常陰之驗

然後朝士益重儒術

前書曰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車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

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是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為泄子

瑀實不泄召問勝對言在洪
範光子瑀以此益重儒術士
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

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

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

韓詩

外傳曰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能
反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能出也
後日當更饋樂以

釣由余尅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

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

戎王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
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人矣繆公
退而問於內史廖曰孤聞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
余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
試遺以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
以失其期戎王候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慮也乃

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臣

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向劉

孫卿子後序所論孫卿事曰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前書匡衡為平原文學長安令楊興薦之復為蘭陵令

於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

吏薦衡於帝帝以為郎中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

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衛衆議而因不復補

許慎傳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

舉孝廉再遷除浚長卒于家

浚音侯
交反

初慎以五經傳說

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皆傳於世

蔡玄傳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
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
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為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

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

儒服為章甫之冠縫掖之衣也禮記曰言必則古昔稱先

王遊庠序聚橫

橫又作覺

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

所處不遠萬里之路

經生謂博士也就之者不以萬里為遠而至也精廬暫建

羸糧動有千百

精廬講讀之舍羸擔負也

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

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

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

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

楊雄法言之文

也喻學者文煩碎也鞶帶也字或作幣說文曰鞶覆衣巾也音盤悅佩巾也音稅

夫理書無二

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

無二專一也

故通人鄙其

固焉又雄所謂譎譎之學各習其師也

亦法言之文也譎譎喧也音奴

反交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

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

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

秕穀不成也以

喻政化之惡也

朝綱日陵國隙屢啓

陵陵遲也

自中智以下靡不審

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闕盜之謀

謂閭忠勸皇甫嵩今推亡漢而自立

嵩不從其言

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

謂董卓欲大起兵鄭泰止之卓從其

言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

言政化雖壞而朝久不傾危者以經籍道

行下人懼逆順之執

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

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

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

昏主謂獻帝也札簡也折簡而

召言不勞重命也繩約猶拘制也謂溫及嵩並被徵而就拘制也

暨乎剝撓自極人神

數盡

易大過曰棟撓凶撓折也極終也言漢祚自終人神之數盡撓音女教反

然後羣英乘

其運世德終其祚

羣英謂袁術曹操之屬代德終其祚謂曹丕即位廢獻帝為山陽公自廢

至堯十四年以壽終

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

學之效乎

跡猶尋也言由有儒學故能長久也

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

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史記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也

贊曰斯文未

陵亦各有承

論語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言斯文未陵遲故學者分

門各自承襲其家業也

塗分流別專門並興精疎殊會通闕相徵

千載不作淵源誰激

說經者各自是其一家或精或疎或通或闕去聖既久莫知是非若

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激之

後漢書卷一百九下

後漢書卷一百九下考證

杜撫傳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劉攽曰題下當有脫字蓋

合云文約義通也○

臣世駿

按詩題約義通是杜撫

所撰書云吳陸璣著毛詩草木蟲魚疏末叙四詩源流亦有此語蓋已在范史前百餘年矣劉攽說誤

趙曄傳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何焯曰周燮傳載南陽馮良事與此相類而所從皆杜撫必一事而傳者互異耳

衛宏傳後馬融作毛詩傳○何焯曰後儒據此傳言詩序之出於宏而不悟毛傳之出於融何也或疑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康成親受經季長以箋為致敬亦得

魯高堂生注名隆○

臣良裘

按高堂隆乃三國時人此

注疑誤前書注中亦不記其名

張玄傳少習顏氏春秋○監本誤嚴氏從諸本改

謝該傳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注從

該問難諸要○何焯校本問字下添疑字又今左氏
問七十二事左氏下添樂氏二字又徵拜博士下添
時有博士四字又學多編下添狹字

後漢書卷一百九下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上

詳校官侍講_臣王燕緒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_臣徐立綱

校對官典簿_臣劉光第

謄錄舉人_臣李逢泰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十上

宋宣城太守

守范煜撰

唐章懷太子

子賢注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杜篤傳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史

大夫

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延

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臥坐皆易其處也

篤少

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
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
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

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

乃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為重知

韓詩外傳曰知者知

其所知乃為知矣

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

梗概猶粗略也

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亳

帝王紀曰般庚以狀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

以來奢淫不絕般庚乃南渡河徙都於亳人浴嗟相怨不欲徙乃作書三篇以告之

成周之隆乃

即中洛

周成王就土中都洛陽也

遭時制都不常厥邑

尚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

遷

賢聖之慮盖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

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阨務處平易

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

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代我難也高誘注云

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

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

謂秦也

或

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

韓生勸項羽都關中

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乃歸都彭城而高祖自蜀漢出襲擊之也見前書

即日車駕策

由一卒

前書戊卒婁敬說高祖都關中即日車駕西都長安

或知而不從久都燒

塢

謂光武久都洛陽也。塢，塢薄地也。前書張良曰：洛陽田地薄，四面受敵。塢音古交反，塢音古角反。

臣

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揚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

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

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嶽。

光武紀曰：甲寅

西巡

推天時，順斗極。

揚雄《長楊賦》曰：順斗極，運天關。極，北極星也。言順斗建及北極之星。

運轉而行也。

排閭闔入函谷。

閭闔，天門也。函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也。

觀阨於

崤，黽圖險於隴蜀。

圖猶規度也。

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

宮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廼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覲園。

陵悽然有懷祖之思

懷思也

喟乎以思諸夏之隆

喟歎聲

遂

天旋雲遊造舟于渭北

航涇流也爾雅曰天子造舟造並也以舟相並而濟也

舟度也音胡郎反方言關而東或謂舟為航說文航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航字相亂者誤也

千乘

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

衍布也橫絕流度也楚辭

曰橫大江也

瘞后土

瘞埋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北也

禮邠郊

甘泉祭天所也在邠地之郊

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

復函谷關作大駕宮

大駕見儒林傳大駕宮即天子行幸也

六王邸高車

廐於長安修理東都城門

長安外城門東面北頭第一門也

橋涇渭往

往繕離觀東臨霸漚西望昆明北登長平

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宮南

也規龍首撫未央視平樂儀建章

龍首山名蕭何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

或云撫亦模其字從木視視也音麥平樂觀名建章宮名並在城西謂光武規模而修理也

是時山

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

恐西都置關所

以拒外山東也

客有為篤言彼埒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

埒井

喻小也莊子曰埒井之蛙潢汙水也吞舟大魚也賈誼曰彼尋常之汙漬豈容夫吞舟之魚

且洛邑

之渟潏曷足以居乎萬乘哉

揚雄甘泉賦曰梁弱水之淵潏潏潏潏小貌也渟音天

鼎反潏音烏迥反

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

老子曰國之利

器不可示人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崇高世盛也

據靡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喻曉也曰昔

在強秦爰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岐靡國富人行卒以并兼

桀虐作亂衍饒也音以戰反桀虐如桀之無道也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

漢開基高祖有勲斬白蛇屯黑雲前書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

白帝子今赤帝子斬之故曰白蛇又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聚五星於東井提干

將而呵暴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劍名也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蹈滄

海跨崑崙揚雄長楊賦曰橫巨海漂崑崙此言蹈跨喻遠大也奮彗光埽項軍彗星

者所以除舊布新也故曰婦

遂濟人難蕩滌于泗沂

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彭城

地也蕩滌謂誅之也

劉敬建策初都長安

解見班固傳

太宗承流守之

以文

太宗文帝也繼體之君以文德守之

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

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率下以約已曼麗之容不悅於

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

曼美也

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偽

之物不鬻於市

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

亂正色不鬻於市

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

後嗣

前書景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也

是時孝武因其

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前書

冒頓

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為書使遺高后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

校平城之讐

校報也冒頓單于圍

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高祖於平城七日故報之也

遂命票騎

票騎將軍霍去病也

勤任衛青

青為大將軍霍

去病

勇惟鷹揚軍如流星

毛詩曰時惟鷹揚注云如鷹之飛揚也長楊賦曰疾如奔

星

深之匈奴割裂王庭

匈奴王庭也長楊賦曰遂獵乎王庭

席卷漠北叩

勒祁連

漠沙漠也祁連匈奴中山名也叩擊也勒謂銜勒也

橫分單于屠裂百蠻

百蠻夷狄之總稱也

燒蜀帳

蜀毛布也

繫關氏

單于妻號也

燔康居灰珍奇

康居西域國也居音渠

椎鳴鏑

前書曰冒頓作鳴鏑今之骹箭也

釘鹿蠡

蠡音離匈奴有

左右鹿蠡王

馳阮岸獲昆彌

昆彌西域國也

虜傲侏

方言侏養馬人也字

書侏音真字書無傲字諸家並曰傲侏為粟犢西域國名也傳讀如此不知所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

馬區

騾廬馭宛馬

大宛國名鞭馭是駿馬也馭音決馭音啼出汗血馬

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

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

煌也并域屬國一郡領方

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立候以敦煌一郡部領西方也

隅北建護西羌

揚雄解嘲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玉門關候也置護羌校尉以主西羌

捶驅氏熒寥狼叩作

捶擊也寥狼猶擊擾也氏熒叩作並西南夷號

東擁烏桓

蹂躪滅貊

字書擁亦摩字音靡方言云摩滅也蹂踐也鞞也音吝

南羈鈎

町水劒強越

羈係也鈎町西南夷也水劒謂戈船將軍等下水誅南越也鈎町音劬挺

殘夷

文身海波沫血

穀梁傳曰越人被髮文身沫血沫如血

郡縣日南漂槩朱

崖

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漂槩謂摩近之也前書

音義曰珠崖言珠若崖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書曰珠崖郡都郎暉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暉音審

部尉

東南兼有黃支

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自都廬國船行可二

月餘有黃支國俗與珠崖相類也

連緩耳瑣雕題

緩耳耳下垂即儋耳也禮記曰南方曰蠻

雕題交趾鄭玄注曰謂刻其身以丹青涅之也王逸注楚辭曰雕畫也題額也

摧天督

即天竺國也

牽象犀椎蚌蛤碎瑠璃甲瑇瑁戕觥觴

郭義恭廣志曰瑇瑁形似龜出

南海甲謂取其甲也戕殘也觥觴大龜亦瑇瑁之屬觥音子期反觥音以規反

於是同穴裘褐

之域

同穴挹婁之屬也衣裘褐北狄也

共川鼻飲之國

前書賈捐之曰駱越之俗父子

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也

莫不袒跣踣額失氣虜伏

稽止也方言曰額額額也以額

至地而稽止也宋玉高唐賦曰虎豹豺狄失氣恐喙言其恐懼如奴虜之伏也

非夫大漢之盛

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

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

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

一歷載三百

高祖至平帝十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十四年此言三百者謂出二百年涉三百年也

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

謂呂氏亂而文帝立昌邑廢而宣帝中興也

皆莫

能遷於龐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

麗可思可榮義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龐州本帝皇所以

育業

周始祖后稷封邠公劉居豳文王居鄆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育業也

霸王所以行

功戰士角難之場也

行廣也秦都關中也

禹貢所載厥田惟上

尚書

雍州厥田上上

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

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蠡生萬類

濱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

南此謂天下

梗枏檀栢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溉

說文曰淤澱滓也顧野王曰今水中泥草也

漸澤成川粳稻陶遂薛君注韓詩曰陶暢

也爾雅曰遂生也

厥土之膏畝價一金

前書東方朔曰鄭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

金一金一斤金也

田田相如鑄鑠株林

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廣雅曰鑄樵也音甫

袁反埤蒼云鑄鑠也謂以鎚鑠去林木之株藥也

火耕流種功淺得深

以火燒所伐林

株引水溉之而布種也

既有蓄積阨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

北據谷口東阻欽巖

谷口在今雲陽縣穀梁傳秦襲鄭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汝必死於

峭之巖嶠之下巖巖謂峭也巖音吟

關函守峽山東道窮

函函谷關也峽謂峽山之關也

在藍田南故武關之西峽音堯

置列汧隴靡偃西戎

靡音擁

拒守褒斜嶺

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

杜塞谷口絕黃河之津

鴻渭之流徑

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

暨聲諸夏是和

尚書曰朔南暨聲教注云朔北方也

城池百尺阨塞要害

關梁之險多所衿帶

衿帶衣服之要故以喻之

一卒舉礪千夫沈滯

礪石也前書匈奴乘隅下礪石音力對反

一人奮戟三軍沮敗

淮南子曰狹路津關大山

石塞龍蛇蟠筌笠居羊腸道魚笥門一人守險千人弗敢過也

地執便利介冑剽悍可

與守近利以攻遠

剽急疾也悍勇也所據險要故可守近士卒勇疾故可攻遠也

士卒

易保人不肉袒

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降楚言關中士卒易與保守不降下也

肇十有

二是為膽腴

尚書曰肇十有二州謂雍梁荆徐揚青兗冀幽豫并營也雍州田第一故曰膽腴今

流俗北地之良沃者為膽者也○劉攽曰注案文北當作以又衍一者字

用霸則兼并

謂秦并六

國先據則功殊高祖先入關功為諸侯最也

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

要

修文德則財產富衍若用武則士皆奮勵而要功也

為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

地險固故難誅也

進攻則百尅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圉

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圉篡器

慢違

偷忍猶盜竊也淵圉謂秦中也

徒以執便莫能卒危

卒音倉忽反

假之

十八誅自京師

莽居攝篡位十八年公賓就始斬之也

天畀更始不能引

維

畀與也言更始不能持其綱維故致敗亡

慢藏招寇復致赤眉

易曰慢藏誨盜又曰

負且乘致寇至言更始為赤眉所破也

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

知是非

赤伏符曰四夷雲擾龍鬬于野易曰龍戰于野謂更始敗後劉永張步等重起未知受命者為

誰也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

聖帝光武

也天人符謂彊華自關中持赤伏符也前書曰王吉上疏曰欲化之主不代出言有時間出難常遇也

受命

於皇上獲助於靈祇

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人靈祇謂滹沱水及白衣

老父等也

立號高邑舉旗四麾

舉拔也

首策之臣運籌出奇

前書

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謂陳平從高祖定天下凡六出奇計以比鄧禹馮異吳漢耿弇

等也

虓怒之旅如虎如螭

詩曰闕如虓虎注云虎之怒虓然也史記周武王誓

衆曰如虎如羆如豺如螭杜預注左傳曰螭山神獸形也虓音呼交反

師之攸向無不靡

披蓋夫燔魚剽蛇莫之方斯

尚書今文泰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

舟王跪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鄭玄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剽割也音之克反謂高祖斬蛇也

大呼

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首鏑鄒

龍淵劍解見韓稜傳說文鏑鄒大戟也音莫邪

首謂建之於首也吳越春秋有莫邪劍義與此不同也

命騰太白親發狼弧

騰馳也太

白天之將軍狼弧並星名也史記曰天苑東有大星曰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宋均注演孔圖曰狼為野將用兵

象也合誠圖曰弧主司兵兵弩象也

南禽公孫北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

洛都乃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之疊疊遂興

復乎大漢

爾雅曰疊疊勉也易曰成天下之亹亹

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

始瘳

瘳差也

而主上方以邊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

揚子雲長

楊賦曰遐萌為之不安謂遠人也案薦此賦每取子雲甘泉長楊賦事意此葭即遐也時蜀郡守將史歆及交趾徵側反盧芳亡入匈奴故云忿其不柔也

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靡州也

遺猶

留也方躬勞聖思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信威於

征伐展武乎荒裔

信讀曰申

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椎結

左衽鑄錫之君

結音髻前書尉佗椎結箕踞注云如今兵士椎頭髻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鑄音渠呂反山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鑄郭璞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錫音牛于反埤蒼曰錫

鋸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寶等此並謂夷狄之君長也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

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謙讓

而不伐勤

前書司馬相如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

意以為獲無用之虜不

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

左傳曰吾

將畧地焉畧取也

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

易曰成性存存也

今

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

前書司馬相如

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湛音沈易通卦驗曰巽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至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徒垂意於

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

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

虧

淮南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坐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

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遽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故存不忘亡安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

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

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容以利

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淳

潛與篤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闕京師篤

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

前書武賢狄道人為破羌將軍

以勇武稱左將軍慶忌之父

篤常嘆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

吏

謂杜周及延年並以文法著名也

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

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

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

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子碩豪俠以貨殖聞

王隆傳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為郎後避

難河西為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

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

今許州扶溝縣西也

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初王莽

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著頌誄復

神說疾凡四篇

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

夏恭傳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為衆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傳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

章句因作廸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迨也也日月

逾邁言尚書曰日月逾邁逾邁過邁行哀我經營

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仁義之道然非陳力之所能及也在茲弱冠靡所

庶立禮記年二十曰弱冠言已在於赫我祖顯于殷國

謂傳二迹阿衡克光其則阿倚衡平也言依倚之以取

說也曰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武丁興商

迹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

伊宗皇士

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士皇美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美

之士謂傳說

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

易曰德積

載載重也

保膺淑懿績修其道

續也

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

彼殷宗光此勲緒

中葉謂宣帝中興秩序也言漢代序殷高宗用傳說之事光大其勲功而

用其緒胤也謂傅介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傅喜論議正直為大司馬封高武侯傅晏為孔鄉侯傅商為汝昌侯建武中傳俊為昆陽侯也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

誰能革濁清我濯漑

毛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言誰能革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漑濯

也誰能昭闇啓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

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濶夙夜庶不懈忒詩云

與子契濶契濶謂辛苦也懈怠也忒差也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

壹匪測

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秩秩美也猷道也庶衆也式法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綱紀衆

法若不勤勵則不能昭明農夫不怠越有黍稷尚書曰其道不專一則不能深測

田力穡乃亦有秋情農誰能云作考之居息考成也言自安乃其罔有黍稷也

作而居息閑暇可能二事敗業多疾我力二事謂事不成者言必須勤之也

也言為事不專如彼遵衢則罔所極遵循也如循長路則多害其力也

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聿辭也溷亂也志不專一

徒煩勞於我心兼聽衆聲則音亂

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

暇日

人當自勉修德義專志勤學不可自放逸年之過往如流少有閑暇之日也

行邁屢稅

胡能有迄

行邁之人屢稅駕停止何能有至也言當自勗不可中廢也

密勿朝夕聿

同始卒

韓詩曰密勿從事密勿黽勉也聿律也卒終也言朝夕黽勉終始如一也

毅以顯宗

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諷建初中肅宗博

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

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

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

清廟詩周頌篇名序文王之德也

由是文雅

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為軍司馬待
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
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
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
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傳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
不免喪

免喪終喪

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

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
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
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

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

千乘

貞王伉章帝子也
冠謂二十加冠也

帝會中山郎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

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
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
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

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錄遭值太平先人餘福

謝承書香代為冠族葉令況之子也

得以弱冠

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為尊要

謂尚書令

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

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

論語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言少壯

也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

以畢臣香螻蟻小志誠瞑目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

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

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

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詆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

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

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

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

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

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

不農王制仕者不耕

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

伐冰

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

伐冰解見馮衍傳

乃悉以賦人課令

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

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

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

傳

劉毅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

平望縣屬北海郡

永元中坐

事奪爵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

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

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傳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

達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
令史稍遷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
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
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
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詩誄
頌論數十篇

蘇順傳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以才學見稱好養

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

三輔決錄注曰衆與鄉里蘇孺文寶伯向馬季長並遊宦唯衆不遇以壽

終于家

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傳

劉珍字秋孫

諸本時有作祕孫者其人名珍與祕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

一名寶南

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

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
詔珍與駙駱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
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
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

葛龔傳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龔

善

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寫之忘
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作奏
雖工宜去葛龔事見笑林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

廉為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

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湯辟

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為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
著文賦碑誄書記十二篇

王逸傳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
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
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
考有雋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

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

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張華博物志曰王子

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算到魯賦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

崔琦傳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

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

請與交冀行多不軌

軌法也

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

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

帝舜德隆英皇

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明貞仁事舜於畝畝之中事瞽叟謙讓恭敬思

盡婦道也周興三母

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之妃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雍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

太王有事必諮謀焉太姘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維德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而生文王太

如者文王之妃號曰文母思媚太姜太姘旦夕勤勞以進婦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生十男也

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為之媵臣佐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妬也

王晏起姜后脫簪

列女傳曰周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傳母

通言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於

政早朝晏罷齊桓好樂衛姬不音列女傳曰齊桓公好卒成中興焉

之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

葉漸已頽虧貫魚不叙九御差池

易曰貫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人如

貫魚之有次叙不偏愛也禮后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已下皆九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嬪為一夕夫人為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故曰十五日一徧也

晉國之難禍起於

麗獻公麗

惟家之索牝雞之晨

尚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

注云索盡也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

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

舊圯剝至親

左傳曰少陵長新間舊言其亂政也圯毀也

並后匹嫡

左傳曰辛伯諗

周桓公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

淫女斃陳

陳夏姬通於孔寧儀行父又通於靈公夏姬之子徵舒弑

靈公楚伐陳滅之見左傳

匪賢是上番為司徒

詩小雅也番幽王之詩小雅也番幽王之

不尚賢德之人寵其官

荷爵負乘采食名都

易曰負且乘負也者

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

寇必至也毛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皇父幽王后

之親黨也向邑也以詩人是刺德用不憚

憚大也音呼謂詩人刺希

為司徒及皇父都向用其

暴辛惑婦拒諫自孤

暴虐也紂字受

德名辛以其暴虐故曰暴辛惑婦謂惑妲己也紂

智足以拒諫祖伊諫紂紂不從自孤為獨夫也

其心縱毒不辜

字書蝠音福即蝎蝠也此當作蝮音芳禍反不辜謂蘊梅伯脯鬼侯之類也

諸父是殺孕子是剗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

首分離

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曰紂剗剔孕婦為周武王所伐甲子日紂衣其實衣赴火

而死武王乃斬以輕呂之餽也

初為天子後為人螭

左傳曰螭魅魍魎杜預注云螭山神

獸形故以比紂之惡也

非但眦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

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

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勸以擅權柄也易曰旅人先

笑而後號咷言初雖恃權執而笑後競懼禍而號哭也

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

喪夏

末嬉桀妃有施氏女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嘗置末嬉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湯遂

放桀於南巢見列女傳

褒如斃周

周幽王嬖褒如為犬戎所殺也 妲已亡殷趙靈

沙丘

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廢章而立何後自號主父立何為王吳娃死

何愛苑主父憐章北面臣誅於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於沙丘宮公子章以其徒作亂公

子成與李兌自國起兵公子章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

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飢探雀驚而食之三月餘死沙丘宮

見史記

戚姬人豕呂宗以敗

解見皇

陳后作巫卒死於外

孝武帝陳皇后以巫蠱廢

霍欲鴆子身乃罹廢

孝宣帝霍皇后霍光之女欲謀毒太子被

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歆微無怙

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

機

無德而貴寵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曰無德而祿殃也若慎其機事則有福也

日不常中月

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執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

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為風

風讀曰諷

梁冀見之呼琦

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

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

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

劉攽曰案吏當作史

今將軍累世台輔

任齊伊公

伊尹公旦

而德政未聞弑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

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

馬鹿異形乎

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誤耶

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畏高高遂作亂也

冀無以

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

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

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

賢者情懷忍忍

忍猶不忍也

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

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咨七言

凡十五篇

邊韶傳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

韶口辯曾晝日假臥

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注云不脫衣裳而臥也

弟子私嘲

之曰邊孝先腹便便

便音蒲堅反

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

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

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時為臨潁侯相徵

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

為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後漢書卷一百十上

後漢書卷一百十上考證

杜篤傳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
又著明世論十五篇。何焯曰後書不立藝文志故
具載著述篇數

王隆傳沛國史岑子孝注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何
焯曰作出師及和熹鄧后頌者又一史岑李善文選
注得之此注誤也傳已著明所著四篇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張升傳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

放湯六代孫也

升

少好學多闕覽而任情不羈

闕涉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束也鄒陽上書曰

使不羈之士
與牛驥同皁

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

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

杜預注左傳曰大
人謂在位者也

常

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

相識從物何益

前書鄒陽上書曰意
合則胡越為兄弟也

仕郡為綱紀以能

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

何足趨明威戮乎

趨急也
讀曰促

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

儒首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

侏儒短人
能為俳優

也穀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頰谷兩君就壇兩相
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

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為來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國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乃歸魯鄆謹龜陰之田

君子仕不為

已職思其憂

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主也君子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為已身

豈以

久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四十九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壹傳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

魁梧壯大之貌

身長九

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乃作

解擯

擯斤也

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

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

原大夫謂趙衰之子盾諡曰宣

呂氏春秋曰趙宣孟將之絳見翫桑之下有卧餓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

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遂去贖即續也翫古委字也秦越人還號太子結胠世著

其神

扁鵲姓秦名越人過虢號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若太子病所謂尸蹙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

石以取三陽五會有問太子蘇見史記

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

之氣竭矣然而備脯出乎車輪

說文輪車輻間橫木

鍼石運乎手

爪

古者以砭石為鍼凡鍼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之揜而下之此運手爪也砭音必廉反

今

所賴者非直車輪之繡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

極還之於司命

禮記曰祭司命鄭玄注云文昌中星

使乾皮復含血枯骨

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

敢班班顯言

班班明貌

竊為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鳥

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穽在下

禮記曰羅網畢翳鄭玄注云小而柄長謂之畢

機捕獸機檻也穽穿地陷獸

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

繳以縷係箭而

射者

羿子殼左

羿子謂羿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墮其羽

翼殼引弓也

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

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

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

西協韻
音先

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

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

孫孫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

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

禮記

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
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德政不能救世溷亂

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

荼毒

尚書曰罹其凶害不忍
荼毒孔注云荼毒苦也

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

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已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

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

莊子曰宋有曹

商者為宋王使秦秦王悅之益車百乘見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鑿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舐痔邪何得車

之多 嫗嫗名執撫拍豪強

嫗嫗猶偃僂也嫗音衣宇反音丘矩反撫拍相親狎也

偃蹇反俗立致咎殃

偃蹇驕也

捷懾逐物日富月昌

捷疾也懾

懼也急懼逐物則致富昌

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

原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

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

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啟又

羣吠之信信

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信信以迎吠關梁閉而不通信音銀

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柁積薪

而待燃

柁可以正船也音徒我反前書賈誼曰措火積薪之下而寢於上火未及燃而謂之安當今之

執何以異此

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

閃榆傾佞之貌也行傾佞者則

享榮寵而見納用榆音輸

故法禁屈撓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

饑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

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

不可俟人命不可延

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人壽促河清遲也

順風激

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

上抗髡倚門邊

伊優屈曲佞媚之貌抗髡高亢婢直之貌也佞媚者見親故昇堂婢直者見棄

故倚門髡音菲

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

秦客魯生皆寓言也

執家多所

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

老子曰被褐懷玉言處卑

賤而懷德義也楚辭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也

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

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光

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

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遙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

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

前書酈食其初見高祖長揖不

拜因說高祖高祖引之上坐左傳曰豈不遽止杜預注曰遽異也

遂則斂衽下堂執其

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

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

分坐別坐也

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

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

陟意未許

通壹以壹數至門故自勉強許通之

尚卧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

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

前書雋不疑見暴勝之曰竊伏海濱承暴公子舊矣舊久也

乃今方遇而忽然

謂死也

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

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

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

奉謁通名也

時諸計吏多

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

韓詩外傳曰周子高對齊景公曰臣賴君

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駕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弊惡之車也

露宿其傍延陟前坐

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

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

琴操曰卞和得玉璞

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中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

陟乃與

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

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

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

德懷風虛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

清誨以釋遙悚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

下

尊謂臺也敬之故號為尊

更啟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

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

平恕也敬臺故謂為所天

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脩前好則何福如之

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

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馬亦驥之乘希願之人亦願之徒希慕也

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

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

懸心遲仰之口劉攽曰正文仁兄案二漢未嘗相呼

為仁兄且壹與皇甫未嘗相接何兄之稱劉表與袁譚言呼之仁君此下文亦有仁君作君字是

以貴

下賤握髮垂接

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史記曰周公一沐三握髮以接天下之士

高可

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灾豈悟君

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

論語曰夫

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

盖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易繫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

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盖斷章以取義

昔人

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

歷說謂孔丘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

人不知已而亦不尤人也思士謂孟軻也孟軻欲見魯平公臧倉譖之孟軻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

焉能使余不遇哉見孟子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

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

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

曷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已而至君門禮記曰

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輯屣貿貿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疾

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動膝炎懷潰人有四關十二節

請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

永以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

終於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

言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傳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

寧陽縣故城在兗州龔丘縣南

梁

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

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為仲尼作春秋

亂臣知懼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

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

心其文不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而得

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

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

無莫必考之以義焉

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得由和

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

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

左傳劑作齊爾雅曰劑剪齊也音子隨反

今人相傳劑音在計反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

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

左傳晏子對齊景公辭也

是以

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忠信為周阿黨為比

以救過為正

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

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

稷

楚恭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而喪先君故云少主社稷

失先君之緒覆楚國

之師

緒業也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

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

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

諡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

曰大夫擇馬莫對及五命乃許之諸之也

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

子囊楚令尹名午

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

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

寵榮也

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

不謂恭乎大夫從之

諡法既過能改曰恭案此楚語之文

此違而得道者

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

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

國語楚靈王子圍為章華之臺伍舉對曰

君為此臺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芋尹申亥申無字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間以王歸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劉敞曰注楚靈王子圍案文多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一子字

愛而害之者也

淮南子云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

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幄中而開酒臭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恭王大怒斬子反以為戮

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

美者也

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

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

言石能除已疾也

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

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

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不可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彌為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羯與其構臧紇於季氏臧紇奔齊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晝伏夜

動不穴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注曰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也見左傳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

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患之

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

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論語之文夏書曰念茲在

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茲此也念此事也在此身也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

庶衆也言衆事恕已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

利回不為義疚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杜預注云回邪也疚病

也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

義雖仇讐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

左傳曰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

勃鞞以逆文為成

勃鞞晉寺人名披左

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袪及文公歸國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卻

之難告之言初雖逆

傳瑕以順厲為敗

左傳言鄭厲公為祭仲所逐後

侵鄭及大陵獲鄭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傅瑕

也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

新序

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

中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
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
故曰不在逆順

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

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北

城屬涿縣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前書文翁為蜀郡太守興起學

校比於魯衛也庚桑瑣隸風移礨礨瑣碎也莊子曰老聃之後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

道以北居礨礨之山居三年礨礨大穰礨礨之人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

計之有餘庶幾其聖人乎礨音猥礨音廬罪反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論語曰子路將使子

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

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孫楨亦以文

才知名

魏志楨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俱以文章知名轉為

平原侯庶子

邊讓傳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

章華臺解見馮

衍傳揚雄曰辭人之賦麗以淫司馬相如作上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

此為諷也

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

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

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

右顧彭蠡之隩南

眺巫山之阿

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

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

延目廣望騁

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

也

說苑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

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

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樂乾谿不能去

窮木土之技單珍府之實舉國營

之數年乃成

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人以

為樂今君為此臺也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軍國苦之數年乃成設長夜之淫

宴作北里之新聲

史記紂為酒池肉林使男女僕而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

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

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

陳蔡二國先為

楚所滅也

乃作詩賦以諷之胄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

澤

胄胤也高陽帝顓頊也帝系曰顓頊娶於滕隍氏女而生老童是為楚先楚辭曰帝高陽之苗裔兮建

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

老童之後鬻熊事周文王早卒至孫熊繹周成

王時封於楚其後子孫隆威與齊晉強二伯齊桓晉文也○劉攽曰注與齊晉強案文少一爭字

超有

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

國語曰商伯大彭豸韋左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

也達皇佐之高勲兮馳仁聲之顯赫

皇佐謂鬻熊佐文王也左傳曰楚自

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此馳仁聲也

惠風

春施神武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

謂靈王承先世仁惠之風如春普施

神武威稜如電雷之斷決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亂理也

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輦

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嫵婉

嫵安也婉美也婉協韻音

於願反竭四海之妙珍兮盡生人之祕玩爾乃携窈窕從

好仇

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徑肉林登糟丘

史記紂作糟丘

酒池懸肉

以為林也蘭肴山竦椒酒淵流

蘭肴芳若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楚辭曰蕙肴

兮蘭籍桂

酒兮椒漿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以

回望兮冀彌日而消憂

彌終也楚辭曰望瑤臺而偃蹇

於是招宓妃命

湘娥

宓妃洛水之神女也湘娥堯之二女娥皇女英湘水之神也

齊倡列鄭女羅

楚辭

曰二八齊舞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

激楚曲名也淮南子

曰激楚

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阿

左傳曰煩手淫聲悵埋心耳乃

忘平和陽阿

解見馬融傳金石類聚絲竹羣分被輕桂曳華文

方言言

謂之裾釋名曰婦

人上服謂之桂羅衣飄颻組綺繽紛

組綬也綺綾也

縱輕軀

以迅赴若孤鵠之失羣振華袂以逶迤若遊龍之登雲

於是歡讌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

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

幹忽飄飄以輕逝兮似鸞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

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跌蹉也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

繞結歌聲激發
縈繞纏結爾乃妍媚遞進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

兮神化化協韻
音花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

波雖復柳惠能不咨嗟柳下惠
春秋也家語曰柳下惠
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

於是天河既回淫樂未終清籥發徵激楚揚風籥如

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軼於雲中比目應節

而雙躍兮

比目魚一名鰈一名王餘不比不行今江東呼為板魚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游魚出聽

孤雌感聲而鳴雄

枝乘七發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羈雌孤雌也

美繁手之輕

妙兮嘉新聲之彌隆於是衆變已盡羣樂既考

考成也歸

乎生風之廣夏兮脩黃軒之要道

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玄女握固吸

氣還精補腦可以長生說苑雍門周說

携西子之弱腕

兮援毛嬪之素肘

西子西施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毛嬪

毛嫱也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美者

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

淮南

子曰今舞者便娟若秋葍被風葍白芷也

美儀操之姣麗兮忽遺生而忘老

爾乃清夜晨妙技單收尊俎徹鼓盤

張衡七盤賦曰歷七盤而履躡也

惘焉若醒撫劒而歎

醒酒病也

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

難美呂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沈

湎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宮慕有虞

之土階

墨子曰虞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

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

萊

蓬蒿草萊之間也爾雅曰髦俊也

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

能協

韻音乃來反

百揆時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

尚書武王

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

繼高陽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

史記楚成王布德施

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王孫也納伍舉蘇縱之諫罷淫樂聽國政所誅數百人

國人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

穀梁傳曰齊桓公為陽穀之會一匡

天下匡正也

爾乃育之以仁臨之以明致虔報於鬼神盡肅

恭乎上京

言楚尊事周室

馳淳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大將

軍何進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召既

到署令史

續漢志曰大將軍下有令史及御史屬三十一人

進以禮見之讓善

占射能辭對時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

並脩刺候焉

朗字景興
魏志有傳

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為讓宜處

高任乃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

德並為元龜

華髮白首也元龜所以知
吉凶尚書曰格人元龜

雖振鷺之集西

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

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
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

鳥也西雍文王辟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
士皆潔白之人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竊見令史

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髻齒夙孤不盡家訓

髻剪

髮為髻也
齒毀齒也

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

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
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
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
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
器而已者哉

○劉攽曰案
文多一者字

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

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
函牛之鼎以烹鷄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

可熟

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呂氏春秋
曰白圭對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

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
不熟也函容也洎汁也

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

宜也邕竊恨邕

恨也憂

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

久在煎熬鬱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

之機密展之力用

展陳也

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

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功

說苑曰子奇年十八為阿宰有善績

苟堪

其事古今一也讓後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

不以為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

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

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酈炎傳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

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

給敏也

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

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脩翼無

卑栖遠趾不步局

窘迫也

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

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嘗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

人籍貧賤無天錄

富貴者為人所載於典籍也貧賤者不載於天錄天錄謂若蕭曹見名於

圖通塞苟由已志士不相卜言通塞苟若由已則志士不須相卜也故蔡澤謂唐

舉曰富貴吾自取之所不知者壽命也陳平敖里社陳平為里社宰分肉均里中曰善哉陳孺

子之為宰也曰使平宰天下亦猶是見前書韓信釣河曲韓信家貧無行不得為吏釣于淮陰

城下河者水之總名也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大斛四斗曰鍾德音流

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

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

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

投荆南沙賈誼欲革漢土德改定律令絳侯周勃及灌嬰共毀之文帝以誼為長沙太傅見前書

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

伯樂卞和

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

科謂德行政事
言語文學也

炎後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

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
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為之誄讚以
昭其懿德

侯瑾傳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備

作為資暮還輒爨柴以讀書

爨古
焚字

常以禮自牧

易曰卑
以自牧

牧養也

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

稱疾不到作矯世論以譏刺當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

述

覃靜也

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

中興以後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
數十篇多亡失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為侯
君云

高彪傳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

無錫今常州縣

家本單寒至彪為

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常從馬融欲訪大義融

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

風問風猷

令問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敘腹

心之願

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龍寵也

不圖遭疾幽閉莫啟昔周公

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

屋

白屋匹夫也

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

宜也融省書慙追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

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

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

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曰文

武將墜乃俾俊臣

俾使也

整我皇綱董此不度

董正也

古之

君子即戎忘身

易曰不利即戎司馬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援枹鼓即忘其身

明其

果毅尚其桓桓

左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桓桓武貌

呂尚

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鷂

太公年七十遇文王毛詩曰惟師尚

父時惟鷹揚

天有太一五將三門

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發三門者開門

休門生門五將者天目文昌等

地有九變丘陵山川

孫子九變篇曰用兵有散地有輕地

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汜地有圍地有死地
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為輕地我得
則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為交地
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衆為衢地入人地深倍城邑
多為重地行山林阻沮澤難行之道為汜地所由入者
隘所從歸者少彼寡可以擊吾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
不疾戰則亡為死地通九變之利知用兵人有計策六
矣○劉攽曰注有汜地案孫子汜當作圯
奇五間陳平凡出六奇策孫子曰用間有五有因間有
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
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
內間者內其官人而用之也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也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
得於敵者也生間者是反報之者也
總茲三事謀則
咨詢而詢謀於衆也
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

野是尊

臣賢案前書韓信破趙得廣武君李左車解其縛而師事之而此作廣野案廣野君酈食其無

韓信師事處蓋誤也

周公大聖石碣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周

誅管蔡石碣殺其子厚也克勝也前書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左傳曰石碣純臣也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

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

曲道以合時者不足觀也

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邕等甚美其

文以為莫尚也後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送祖於上東

門

洛陽城東面北頭門

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

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病卒於官文章多亡子岱亦知名

張超傳

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也

今羸州鄭縣

留侯良之後有文才

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雋征黃巾為別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共傳之

禰衡傳

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

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卜滿反

少有

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

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

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

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

陳羣字長文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

對

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

趙略為盜寇

將軍見魏志

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

典略

曰衡見荀儀容但有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嗽肉故可監厨也○劉攽曰注有腹大案舊作腹尺

佳

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

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

思俾乂

孟子曰堯時洪水橫流汎濫于天下尚書帝曰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尚書曰旁求天下

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

疇咨熙載羣士響臻

尚書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疇誰也熙廣

也載

陛下獻聖纂承基緒遭遇危運勞謙日昃

易曰勞謙君子

有終吉尚書敘文王德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言不敢懈怠也

惟岳降神異人並

出

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公孫弘傳贊曰異人並出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

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礫初涉藝文升堂覩

與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

思若有神

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

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

準之誠不足怪

前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子孺為郎

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上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忠果正

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

國語楚藍尹亶謂子西曰夫闔閭開一善

言若驚得

一士若賞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呂氏春秋魏文侯飲

問諸大夫曰寡人如何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子是以知君不肖君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

鵞鳥累伯不如一鶚鄒陽上書之言

也鄧大鵬也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空涌解疑

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前書賈誼曰何不試

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欲以長纓牽致

勁越

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也

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

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

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尚書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

鈞天廣樂必有奇

麗之觀

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曰血脉理也昔秦穆公如此七日寤寤而曰

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果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心也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

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

諸本並作臺牧

未詳其義融集作堂牧

飛兔驤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

呂氏春秋曰飛

兔驤褭古駿馬也高誘注曰日行萬里王良伯樂善御人也

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融

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

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

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

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着岑牟單絞之服

文士傳曰魏太

祖欲辱衡乃令人錄用為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閣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制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禪通史志曰岑牟鼓角士胄也鄭玄注禮記曰絞蒼黃之色也次至衡衡方為漁

陽參搗蹠躡而前

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搗蹠躡地來前蹠躡足脚容態不常鼓聲甚悲

易衣畢復擊鼓參搗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搗自衡始也臣賢案搗及搗並擊鼓杖也參搗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曲奏之音

名則搗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搗而去足知
參搗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
參七 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
甘反

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

是先解袒衣

杜預注左傳曰袒近
身衣也音女一反

次釋餘服裸身而立

徐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復參搗而去顏色不忤

忤羞也

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

雅固當爾邪

雅正也言大雅
君子不當爾

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

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

通待之極晏衡乃着布單衣踈巾手持三尺柅杖

說文曰柅

大杖也音
佗結反

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

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
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
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
為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
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
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冢臥者為屍屍冢

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
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
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

抵擲也

表憮然為駭

憮然怪之也音撫

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

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

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

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

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

射音亦

為章陵太守尤

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

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

識記也音志

唯其中石

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

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

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

○劉攽曰按覽當作攬

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

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

以衡突敵船

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

視曰死公云等道

○死公罵言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劉攽曰按注勿當作物又少云字

何物者猶言何物老嫗古語如此者多

祖大怒令五百將出

五百猶今之問事也解見

宦者

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

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衡
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

毛詩序云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者志之所之故情志動

而篇辭作斯文章之為貴

抽心呈貌非雕非蔚

雕斲也易曰君豹變其文蔚

殊狀

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

麗以淫禮記曰不辭費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考證

邊讓傳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為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
進○日知錄曰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二十年中
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勅
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
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中平元年黃
巾起以何進為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
薦人也

襴衡傳于是先解袒衣。○袒諸本俱誤袒從左氏傳杜

注改正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考證